

风雪将至

董新建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借

风雪将至

董新建 /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雪将至 / 董新建著.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214-21455-3

I. ①风… II. ①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65875 号

书 名 风雪将至

著 者	董新建
责 任 编 辑	张晓薇
装 帧 设 计	刘葶葶
出 版 发 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 230 毫米 1/16
印 张	23.75 插页 2
字 数	242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21455-3
定 价	48.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剖开这些字，会有血流出来；那是有血管的活体。——爱默生

引 子

我叫陆小红，26岁，风华正茂。可惜，我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2008年4月16日，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清晨，我正在南山上等着我的爱人。不知道是哪个该死的混蛋在背后用铁榔头猛然砸向我的后脑，并将我放在南山上的一棵老松树下。那个混蛋，还听了听我的呼吸，摸了摸我的脉搏，以确信已经把我干掉了。我昏昏沉沉的好像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该死的混蛋又将我推下了山。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全身的骨头都散开了架，脑袋也摔开了花，满脸都是杂草和鲜血。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活得好好的，从来没有和谁发生过纠葛。我在江城路面机械厂当了八年的会计，厂长对我一直很信任的。我和爱人陈昌平下个星期就要结婚了。那个该死的混蛋害死了我，我失去了爱人，失去了家，失去了身边所有的朋友。可怜母亲胃癌刚动完

手术，一定眼睛直直地紧盯着大门，眼巴巴地等着我回家照顾呢。

很快，警察来了，拍照，拍照，拍照……解剖，将我的头颅打开，将我的胸腔剖开，法医在查我的死亡原因，确认我是从山上摔下来，颅脑出血死亡。我的天啊，他没有发现我是被铁榔头砸死的这个细节。也难怪，我的脑袋都摔开了花，真的很难看清。

一床白被单将我从头裹到脚，我被搬到了正对炼炉膛的火化床上，火化员手指按动了电动按钮，只听“哗——”的一声巨响，炼尸炉的膛门自动闪开，霎时炉内火焰呼啸而出隆隆作响，我踏上了阴阳相隔的分界线。

工厂的同事们来了，厂长也来了，我听到了哭声，那都是我最好的姐妹。母亲没有来，他们一定不想让她知道。昌平为什么也没来？我要见他最后一面，噢，我忘记了，我现在已经面目全非了，不见也罢。

火化员的手指触动按钮，火化床即刻载着我顺着轨道呼啸着冲入炉膛，各色火舌狂蹿乱耀，迸发出咄咄逼人的哭丧咆哮。我升天了！可怜的昌平一定痛不欲生，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也不情愿啊！我从心里吟出一首《诀别》诗，从天上飘落。

我孤零零地站在天堂边

天堂清宁 没有人生八苦

独留给你一座冰冷的坟墓

我们已人天永隔

你在新家的孤岛 泪流成河
我还想端一端那只白瓷碗
还想喝一喝那杯清水茶
还想对你说 饭烧好了 一起吃
你的唇吻破了那轮中秋的月
肤热熔化了我一生的情血
爱魂在死亡的沼泽地里生根发芽
洁白的婚纱 化成灵堂丧幡
你像幽灵一般向我奔来
我无法控制想拥抱你
伸手扑了一个空
与你诀别 不会再见 我不甘！
我在遭受烈火喷焚
我裹着一团团黑烟
从烟囱里爬出去
像绝笔 像一句黑话
我去不了天堂也入不了地狱
我是一个冤魂！

.....

江城的北端高地上坐落着一座阎王庙。阎王庙气势恢宏，阴森可怖。大门居于拔台子之上，大门的两侧，黑白无常威严挺立。迎

着庙门上有一对联：“王灵官寻查世界，黑虎将镇守山门。”

院内古柏六株，躯干之粗须数人伸臂合抱，树下一盘磨，磨眼里倒插着一个罪人，两个厉鬼正在推磨研人，那鲜血顺着磨盘向下流淌，一只巨大的黑狗正在那里舔食着……绕过鬼推磨前行，便来到二门。二门的门框上有对联：“善来此地心常泰，恶过此门心胆寒”，楣批为“赏善罚恶”。二门内是一座四合院，大树遮天蔽日，院里昏暗无光。正堂三间，为“天尊宝殿”，正中端坐救苦天尊。左右偏殿为阎王殿，青面獠牙的小鬼分列阎王爷两侧。那阎王爷居高临下，俯视着江城里的街街巷巷，贪官敛财、为富不仁、卖淫嫖娼、吸毒赌博、坑蒙拐骗……桩桩件件，尽收眼底。

其实，人间的事情，阎王爷是管不着的。不然，怎么就会有“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这一说？在现实社会中，并非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人得恶报、恶人反获善终的事情并不为少呀！不信，你们看，除了那些落网、不得善终的罪犯们，不是还有不少潜藏于水底，正在那儿逍遥地漫游着吗？

我不是神明，不能洞察人间发生的事情，只能在阴间飘荡寻找。杀人偿命！我在地狱没有发现那个混蛋的踪迹，那个杀人凶手至今仍逍遥法外！一身断骨、伤痕累累的躯体，让我躁动的灵魂痛苦不堪。阎王庙的楣批上说“赏善罚恶”——大概是只有到人死后，阎王爷才能根据王灵官查到的情况来赏善罚恶。

找到那个婊子养的凶手，抓到他之后，一定要敲断他所有的骨头，用为酷刑特制的尖针戳进他的头，拿把钳子把他的牙齿一颗一

颗地拔掉，让他一次又一次地尖叫。然后让厉鬼推磨研人，最后再让那只巨大的黑狗舔食。

我可怜的妈妈刚开过刀，早早地就来阴间与我相见。妈妈，您怎么也来了，跟着干嘛？我说过会去医院照顾您的，结果没去成。这次我走了，走得很急，没跟您老人家打招呼，您一定是受不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楚痛，心痛而绝。

生前没有好好照顾，死后一定要好好报答。只可惜那个龌龊的杀人凶手没有抓到，我在坟墓里辗转难安，整日东飘西荡，搅得父母在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雪轻柔地落下。六月飞雪，必有冤情，还有人比我还冤？我失神地望着飞舞的雪花，闭上眼睛，仿佛逐渐沉入睡眠，泥土的气味混入我的回忆。

我承认，我并没有看见经书中所描述的金色天堂别墅以及从其身旁蜿蜒而过的河流，也没遇见长着硕大果实的宽叶树木或是美丽的少女。除此之外，我也没有见到那传说中的四条河流，说这些河流中满是牛奶、美酒、清水与蜂蜜。我去不了天堂也入不了地狱，我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冤魂，在这无边的黑夜里飘逝，实在也不太可能见到天堂中的河流。

这个让我愤恨难当的凶手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用如此出其不意的手段杀害我！睁大你们的双眼，请注意并探究这些细节。我提醒你们：我死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骇人的阴谋，阴谋后面隐藏着真相，真相后面还隐藏着另一个真相。

苏方圆没料想这次任命竟然来得这么“突然”。她 40 岁刚出头，就接受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重要任命。

在南城市人大会议厅里，市委书记兼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赵子涛宣布，苏方圆全票当选为南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顿时台下一片掌声。

在官场上，掌声是很有讲究的，有鼓励的，有赞赏的，有支持的，有尊重的。当然，也有应酬的，极少有喝倒彩的。

苏方圆身着蓝色的检察制服，英气挺拔。她走上主席台，恭恭敬敬地对代表们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这是代表南城市四百万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不可小看！苏方圆是南城市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检察长，也不可小看！赵子涛带头鼓掌，台下再次响起暴风骤雨般的掌声，但不是经久不息的。

全票当选意味着什么？全部欢迎？省检察院张天成检察长在苏

方圆上任前与她的谈话在她耳边响起：南城市是腐败的重灾区，组织上派你到南城市检察院担任检察长，重任在肩，加强对贪污受贿案件的查办力度，这是当务之急……苏方圆抬头扫了一下全场，鼓掌的人中有熟识的、不熟识的或半熟不熟的，这些人都有可能成为今后检察院查处的对象。苏方圆微微一笑，腮上陷下去两个浅浅的酒窝。

初来乍到，一笑一颦、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众多的关注和猜测。再加上检察长这个职位位高权重，非同寻常。

她当检察长？

众人的目光聚焦到苏方圆的身上。标准的瓜子脸，高挺的鼻梁，大大的眼睛，端庄秀丽，美而不艳。怎么看也不像职场上的女强人，虎虎生风让人忌惮；倒像一名女教师，谦逊随和，温文儒雅。

再看她的简介，简单中显出不简单。

苏方圆，女，汉族，1972年2月出生，江南省江城市人，199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硕士研究生，三级高级检察官，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1995年9月在江城市检察院工作，先后任书记员、助理检察员、检察员，公诉处副处长、处长；江城市江洲区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江城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先后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全国十佳公诉人”“全国检察业务专家”等称号。

2013年1月22日下午，南城市人大举行了一场庄严的宣誓仪

式，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国徽，苏方圆为领誓人。她左手抚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右手举拳。七名新当选人员作为宣誓人同样右手举拳，跟诵誓词：

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努力奋斗！

宣誓完毕后苏方圆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对记者她没有说得太多、太具体。她只说了一句话，一定要不辜负人民的希望和重托，切实履行好检察职能，维护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人民群众至高无上的利益！

誓言旦旦，旦旦誓言。虽然空了一点，但苏方圆是发自内心的。

下雪了，猝不及防。风卷着雪，雪夹着风，雪花被撕成碎粒，打着旋儿在空中翻卷，叫人睁不开眼睛。苏方圆刚出了人大的大门，一群上访的群众好像是早就准备好的，一拥而上，将她团团围住。

雨雪已经将他们的衣服湿透了，手脚也都冻得麻木不仁了。说句心里话，如果心里没有冤屈，不是为生活所迫，谁愿意跑到这儿来受罪？

一个六十开外的男人，脖子右边上长了一个拳头大小的瘤压迫

着头往左歪，黝黑的面孔上，皱纹交错，隐藏在皮肤皱纹之下怨愤的神情汨汨地泛起。他怒不可遏地指着苏方圆的鼻子：“你是检察长吧？你拿人民的钱，就要给人民办事吧？查办贪官，还我们公道！”

“查办贪官，还我们公道！”身边一群激愤的群众齐声应和着。

“我下岗了，就给那么点钱就打发了，一家老小怎么活？啊？说啊？”那男人的声音有点像质询，又有点像发难，还透着几分伤感。

苏方圆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我刚到对这里情况还不了解，有什么情况你们可以向检察院举报中心反映。”

“我们反映过了，反映了多少年了，我们的钱给贪官贪去了，也举报过了，顶屁用啊！贪官还是好好的，检察院不是查贪官的吗？这么多年了，又没见到查处几个。”

“我们一定会切实履行好检察职能，将贪官一查到底，绝不手软！”

“不要说大话、空话，给我们定一个时间，一个月，还是一年？”

“好吧，有什么你就说吧。”苏方圆从包里拿出笔记本，不知是谁为她撑起了一把伞。

“我叫姜大龙，是来举报路面机械厂厂长张荣发的，你不要记了，这个材料给你，上面全有。”看苏方圆这个样子，不像是糊弄老百姓的。姜大龙将举报材料递给了苏方圆，抹了一把脸上的雪水，怒气渐渐平息了，脸上的皱纹也柔和了。

“搞什么名堂啊？老百姓举报都闹到大街上来了，真是检察院的

耻辱！”苏方圆从内心里狠狠骂了一句。

“大家都回去吧，放心吧，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苏方圆是认真的。

“好，就相信你一回！”姜大龙一挥手，跟他一起来的人都随着他走了。

“‘太上皇’卖了我们的土地，夺了我们的口粮，不管我们的死活，你们检察院查不查？”

“还我田地，还我家园……”一群情绪激动的上访群众将苏方圆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苏方圆捋了捋额前被雪水打湿的头发说：“不管是谁，只要他搞腐败触犯法律，检察机关一定会一查到底！”

“你们说话算数吗？”

“算数！我们检察院一定会为你们讨个公道！”

“你们如果有问题要反映，来检察院找我苏方圆！”苏方圆的声音显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坚定。民怨就像一把烈火，烧得苏方圆心里热辣辣的……警察来了，连拖带拉地将人群驱散了。苏方圆折腾了好一阵子，方才脱身。刚到南城就来这一手，什么意思？是民意？还是有人在幕后作推手？

南城市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三面环山，一面临江，城中有山，山城一体，素有城市森林之称。最著名的是卧龙山、浮玉山、圖山，这是数千年古韵漫溢的城市，绝非平凡之都。

雪渐渐地下大了，雪花如成群的白蝴蝶，扑棱地撞到玻璃窗

上。窗外窗内两个世界，东吴宾馆里热气腾腾，市委书记赵子涛以市委的名义，请苏方圆和外地来的领导干部聚餐，也算是欢迎宴。

赵子涛虽说不是土生土长的南城市人，但是在这里当了三年市长、四年市委书记，也算是个老南城人了。身材高大，宽阔的前额和稍嫌稀少的头发，胖胖的脸上充满了慈祥 and 笑容，吐字十分清晰的男中音，那双皮鞋擦得锃亮，闪烁着经典的光彩……他一转身，一投足，秘书邱林都会心领神会。邱林 30 多岁，中等个子，浓黑的眉毛下一双不大不小的眼睛透着清秀和机灵。邱林对赵子涛耳语一声，人到齐了。

赵子涛入席坐在主位席，右边主宾位是从京城空降的市长汪长生，长得清秀儒雅，是班子中唯一具有博士学历的成员，年富力强，潜力颇大。左边副宾位是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李跃中。还有组织部江部长、纪委项书记、公安局蔡局长、中级人民法院吕院长，这些都是中组部明文规定必须异地任职的干部，一共十名。

赵子涛端着酒杯站起来说：“我先敬大家一杯，欢迎大家到南城市工作。我还有一年多就要退了，衷心地希望大家对我以后的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也为我的从政生涯画一个圆满的句号。干杯！”赵子涛说得情真意切。在场的人都感动了，站起身来，不问杯中有多少酒都一饮而尽。

赵子涛又专门敬了苏方圆一杯酒，“今天特别是欢迎苏方圆同志到南城来当检察长。来，干杯！”苏方圆站起身来，端着满满的一杯酒，走到赵子涛面前，说：“今后还希望赵书记对检察工作大力

支持！”

“那是一定的！”赵子涛与苏方圆的酒杯碰了一下，全都干了。

“苏检来了，给南城增加了活力和色彩。欢迎，欢迎！”

赵子涛对“色彩”的说法，在场的人都心领神会。原来南城市有一个叫张莉的女副市长，人长得漂亮，性格开朗，在酒桌上还特别活跃。她一年前突然跳楼了，最后法医鉴定说是患了忧郁症。

苏方圆也有所耳闻，就是有一点想不通：她怎么会得忧郁症呢？不是说性格开朗的人不容易得忧郁症吗？是不是听说检察院要查她了，思想负担过重得病了？还是……苏方圆与李跃中的目光在空中交汇了，这个话题沉重、复杂、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说来也巧，今天是苏方圆走马上任的第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老百姓拍手叫好，不等于当官的都拍手叫好，更多的是胆战心惊。说实在的，前几年，比较放纵，严格对照党中央廉洁自律的要求，有几个能做到？说不清哪一天就变成“老虎”“苍蝇”了。

今天酒宴比较沉闷，没敢多喝，也没敢放肆。苏方圆礼节性地敬了酒后，就再也没有出声。赵子涛是老书记了，有着高度的政治敏锐度，心意到了就行，欢迎宴简单快捷。

李跃中原先是江城市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去年调来南城市，一直是苏方圆的领导，也是她今后在南城的工作中最为值得信赖的人。李跃中想约苏方圆饭后喝茶，苏方圆回绝了。两个人本来就

是老乡，来日方长。再说，苏方圆今天真的累了。

雪花好似一个个六角小精灵，在空中飞舞着。物体的轮廓、线条、色彩和距离都变得模糊起来，一切景物都仿佛是不真实的，飘忽不定。袭来的阵阵江风，让苏方圆不禁打了一个寒战。

一个神秘、颤抖的声音在黑夜中飘荡：“苏检察长……是苏检察长吗？”

是谁在叫？苏方圆循声寻去，只见在招待所左边有一排宣传栏，墙根底下有个怪物在动。声音是从那里传来的。

苏方圆定神仔细一看，好像是一个身穿灰黑色棉衣的老太太倚在墙边，腿好像要软瘫下去，手掌紧紧抵住墙角。身上落满了雪花，快成了一个雪人了。看样子，她在凛冽的风雪中站了很久。

“是您在叫我吗？”

“是苏检察长啊？”老太太一下来了精神，向四周张望了一下，确定没有人，迫不及待地扑到苏方圆的面前。

老太太先跺几下脚，把鞋上的雪抖掉。借着招待所门前的灯光，苏方圆看见了，眼前的她，圆脸上几乎没有鼻梁，两个特大的颧骨隆起，极像荒原上耸立的两座蒙古包。

“总算等到你了，我儿子让来找你。”老太太好像遇到了久违的亲人。

“你儿子是谁？”苏方圆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我是陈昌平的妈妈。”

陈昌平？苏方圆想起来了，他和他妈妈长得真像，就脸上那两